

古董杂货店

3

GUODONG ZHUODIAN SAN

千百秀 主编

经 · 典 · 都 · 市 · 灵 · 异 · 系 · 列 · 小 · 说



南京出版社

古董杂货店

GUDONGZAHUODIANSAN



千百秀 主编



南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董杂货店. 3/千百秀主编. —南京:南京出版社, 2007. 1

ISBN 978 - 7 - 80718 - 250 - 4

I. 古... II. 千...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60021 号

书 名:古董杂货店(3、4)

出版发行:南京出版社

社址:南京市成贤街 43 号 3 号楼 邮编:210018

网址:<http://www.njpbs.com/www.njpbs.net>

联系电话:025 - 83283871(营销) 025 - 83283883(编务)

电子信箱:webmaster@njpbs.com

责任编辑:范 忆

装帧设计:SHOW 工作室

印 刷: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: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:15.5

字 数:402 千字

版 次:200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 - 7 - 80718 - 250 - 4

定 价:38.80 元(共二册)

南京版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

经典都市灵异系列小说



目录

那年伊人花开	001	▶ 千百秀
碧罗扇	033	▶ 流云拂碧柳
狐媚	067	▶ 舞泪
永诀此歌	091	▶ 于沧南
胭脂血	127	▶ 永涛
龙子血玉	163	▶ 柳柳
郎心入画意相随	193	▶ 海之靛蓝
再续桃花缘	217	▶ 燕双飞

那年伊人花开

客过个星只时寂寂依题点纸，董迎自然时。故事了说时，倒静想门因想断只白。风不由人出当典白时，客顾个一安，长和千时丁时，面佳能断千民文讲个一献时，我研芬春能赏因公去，天半业。数你公能最时背，去高星合到已露香个一不云，失感只白望时，静过秋时千日些时星月，露春的回时过静，来时长星下只白，只会一我时静时又且，星只白月问，我们度了多少被时空割裂的有情人？

红云倦怠地侧身，闭目细语，都是没有意义。

白月和红云自相守这片闹市中的古董店，疲于阴阳两世，疾走无维时空，度了无数的情魂，看尽悲欢离合，而无爱之心依然未曾让她们流过一滴清泪。她们试图追逆自己的过往，但记忆的边缘是一片云海。

她们的法无法穿越，而梦中却常见一清秀少年端坐于云海深处，朝她们莞尔微笑。她们无数次商讨完全吻合的梦境，那一少年是谁？梦神暗示，这少年就是你们曾经共同之爱。她们痴笑，无法理喻，因一个“爱”字，便断了联想。她们也曾梦觐佛祖，央求归还心中之爱，以脱离当下差役，回归仙班。佛祖还是老生常谈，懂了爱，便解放了自己。每每如此，她们便觉佛祖这慈眉善目实然包藏祸心。

罢了，这店还得继续开下去，这生意还得做，这你

来我往的古董还得细细端倪，错过一次相助，这领悟便要迟上万年。

又是一个被熙攘打破的清晨，红云没有作别，跨上摩托车横冲人流，不知踪向。白月简单梳理后，款款下楼，燃起一柱神香，打开大门，独守店堂。电话响起，白月一看号码，是前些日子遇见的新贵霍靖伦，便掐了电话。恍然自叹道，那点感动注定他只是个过客。

晌午时分，没一个顾客，落泊典当的人也不见。白月刚想闭门歇业半天，去公园赏那春花初开，忽地一个斯文男子踉跄扑面，顿了顿，凝望白月须臾，丢下一个香囊后便仓皇离去，背影是那么清瘦。好一会儿，白月才缓过神来，端起指间的香囊，见是前些日子妹妹红云收购的那件，如今怎会在一个失魂落魄的年轻人手里，且又惶惶地送了回来？

白月心生蹊跷，再度打量这香囊，红绸外皮，绣着金丝桃花，反面是一行清秀小楷，似泪沾濡，如是“那年伊人花开”。香囊收口红绳系有一黄豆般大小的铜铃，轻摇，声细如风，却是清脆绵长，恍若古道深处频频回眸的旅人，不舍但终要离去。抽动红绳，打开香囊，淡雅香气顿时扑鼻，那囊中片片花瓣也是新活，诧异之处是红，非桃花粉红，而是殷殷血红。白月确定，这样的桃花从未见过，世上也不会存有。她眉头一蹙，暗想，又是一情魂寄身。她正欲拈起一片花瓣，只见花瓣瞬间枯萎，香气顿散。她了然，这香囊乃是千年之物，经手之后，固守时空的神元之气便挥发殆尽。她挽起袖口，伸出纤细食指轻触枯萎花瓣，这花瓣顷刻化为冷灰。冷灰中裹着一粒褐色桃核，少顷，透出光亮，光亮慢慢地膨胀，待如拳头般大小时，光亮消退，宛如一个水晶球，其间的时空隐现。

白月一拂手，便进入了这个时空里。

这是一个春日，午后。长安城外，桃花盛开，绵延数里。一位身

披素衣的妙龄女子倚在桃树下，近看却是双瞳深陷，面颊凹瘦，形若枯槁。白月隐了自己的身子，坐在女子身旁，侧着脸，静默注视着她。女子只是摩挲着手中香囊，翘首村路尽头。那手中香囊正是所见的那只，红绸外皮，绣着金丝桃花，反面是一行清秀小楷“那年伊人花开”。

一长带飘飘、白衫翩翩的儒雅书生络绎不绝，或骑瘦马携随灵气书童，或三两摇扇信步盎然，或端坐竹轿眉目四眺，往来这长安城外的桃村踏青吟诗。

他们见树下女子，无不驻足问道：“姑娘，需要我的帮助吗？”

一女子眼皮一抬，淡然地说：“你不是他，如何帮我？”

书生们释然，这是一个痴情女子，等待着心上之人。的确，我不是他，所以帮不了她，而能帮她的人就未必出现。书生们摇头离去，他们是不相信这女子能等来心上之人，因为，他们从她眼神中看出，这是一个没有约定的等待。

暮色垂临，桃花纷落，书生们的足音渐渐渐远绝迹。

女子哀叹一声，虚弱地打开香囊，吐了一摊心口之血染了粉红，悻悻自语道：“你是我的仇人。”然后，倒在白月的肩头，再也没有了气息。

那清冽如初的眼睛一直未闭，是绝望的恨。

白月扶正了女子尸体，一拂手，出了时空。

再看香囊，鲜亮依旧，花瓣复活，血红刺眼。白月频频用法，还是无法破了这香囊，她不由担心起来，这女子自封躯壳化为了厉鬼，入不了轮回，除非等来心上之人，用心口之血化戾。

夜色阑珊，城市空寂，轰鸣的摩托声一路划过。红云灭了引擎，拖着受伤的腿颤巍巍地下车。恰时，白月打开店门，冷冷地说：“回来了。”

在月华渗透的阁楼里，白月为红云擦拭着伤口，不无怜惜地说：

“为何伤的不是我。”

红云听罢，失态地扑进白月的怀里，扯着她的衣襟，泪水涟涟。

白月抚着她冰冷起伏的脊背说：“好了，我的傻妹妹，你我共进退才能回归仙班，洞悉过往，脱离这古董店的差役，倘若你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也就无果了。我可是为了我自己。”

红云离开白月的身体，破涕为笑，她了然白月自私之言，是一种温暖的慰藉。她缓了一下情绪，说道：“都是我不好，惹出无法收场的事端。”

白月递过一杯茶水，说：“究竟怎么一回事？”

红云呷了一口，娓娓道来：“前些日子，我坐守店堂，来了一位女子，生相二十出头，清丽之极。她递过一个香囊说，她感觉他就在附近，能帮她交给他吗？自然，我一眼就看出女子非常人，乃是被鬼附身。这香囊也非常古董，乃是藏了一段未了的孽缘。我问女子，为何不亲手将香囊交给所念之人？她说，我愿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，不枉我相等一场，倘若他见此物还记不得我是谁，那我也无话可说。我说，你将如何？她说，我会用他的心口之血染红世间每一朵桃花。”

白月一阵寒噤，蓦然想起那血红花瓣，不由得攥紧手心。

“这是什么？香囊？怎么会在你手里？”红云诧异。

白月摊开手心说：“午后，一失魂落魄的男子丢下。”

红云说：“是不是一个清瘦儒雅的男子？”

白月说：“正是，但我看得出，形骸却是不羁。”

红云怨艾道：“他最终还是没有来。”

白月说：“难道他就是女鬼所等之人？”

红云顿了顿说：“或许。我问女鬼如何找到他？她说，只要把香囊挂在中央公园湖心的那棵桃树上，摘得它的就是我要相等的人。然后，你告诉他，若想起香囊的主人是谁，就明日此地相见。说罢，女鬼凄笑离去，口中念叨，最后一次，别再让我心碎……”

白月说：“你照办了？”

红云低头说：“是的，我瞒了你，我想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，可结果却超出我的掌控。”

白月挑起她的下巴，呢喃细语说：“记住，永远不要抛弃姐姐，永远不要做孤零的一个人。”

红云眼角湿润，用愧疚的口吻说：“我做不了孤零的一个人，我们只能是一体，这或然便是我们的过往。”

白月拭去她眼角的泪痕，唤了声“好妹妹”。

红云再度破涕为笑，转入正题：“当我把香囊挂在桃树上的时候，它居然变幻成一朵血红桃花，傲立在粉红枝头煞是起眼。可无数的赏花人漠然视之，仿佛不见似的。就在暮色垂临、游人淡下时，那位儒雅男子前来，如你所说，他的骨子里却是形骸不羁。他发现了那朵惹眼的血红桃花，注视良久。我上前说，你可是唯一对这朵血红桃花感兴趣的人，别人却视若无睹，不知你正常否，还是众人失常否。他错愕地瞥着我说，我看你不正常，这哪是什么血红桃花，分明是一个透着古韵的香囊。”

白月说：“看来，他果是女鬼所等之人。”

红云说：“或许。当我把血红桃花摘了下来，它重归香囊，我把香囊递给他，若看着它想起谁，就请明日此地相见。他狐疑地问，我认识你吗？我说，你或许认识香囊的主人。”

白月说：“这儒雅男子一定是想不起她了。”

红云说：“或许。今日大早，我便去中央公园湖心的桃树下，与女鬼一起等待他的前来。在等待的初始过程中，我心里充满了喜悦。”

白月说：“因为你相信儒雅男子会来，独自完成了一桩阴阳相隔的情缘。”

红云说：“可夕阳从高大楼宇的缝隙间一点点湮灭，也不见他的踪影。看着女鬼紧锁不展的眉宇，我劝慰道，他一定是想起了什么，



但并不完整，你得给他一点时间。女鬼霍然变颜，面目狰狞，长发竖起，咯咯咬牙切齿道，最后一次机会，我说过，他没有珍惜，我再也无心存侥幸了！我见她已然蜕变为厉鬼，便只有收服她，以免祸害无辜。可我不是她的对手，她的功力超出了我的想象，我甚至没有还手的机会，便被万片血红桃花围困在极黑地界。”

白月说：“幸亏她讨怨的人不是你，否则你如何能全身而退？”

红云一个激灵说：“那儒雅男子！”

白月说：“他的心口之血将染红世间每一朵桃花。”

红云自怨道：“如何是好，我闯了大祸！”

白月让她冷静，细思量，可记得那儒雅男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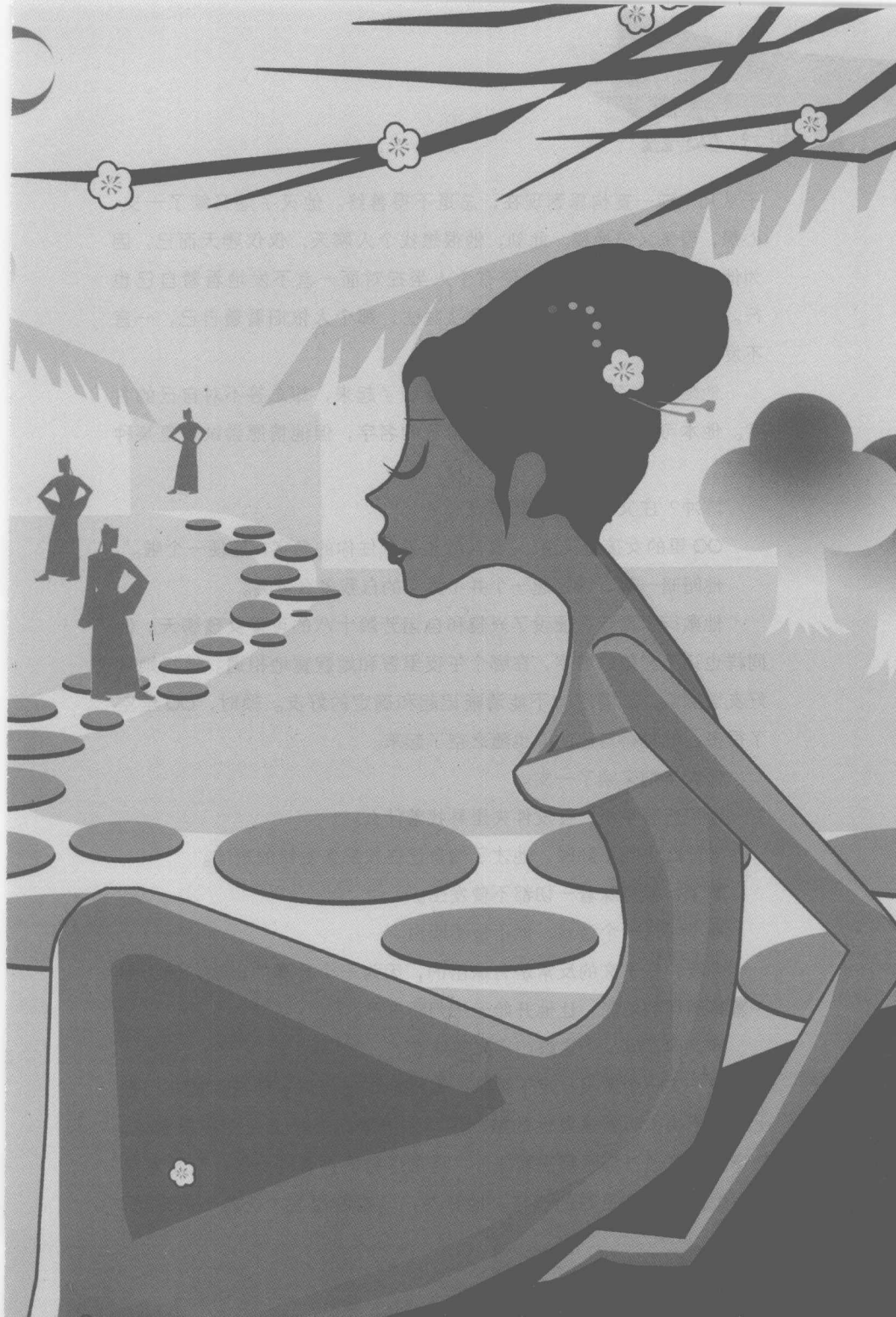
这么一定神，红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说：“他临走前留给我的，并戏谑道，但愿能想起的人是我，但愿来日一同赏花的人果是你。”

她们翻看着名片，才知晓那儒雅男子叫庄子文，是个专栏作家。白月和红云旋即披衣，噤噤下楼，跨上如野马般的红色哈雷摩托，疾驶在尘嚣落定的午夜城市。

庄子文用被子蒙住头，浑身颤抖不已。呼的一声风吹开了窗，差点把他紧绷而脆弱的神经挣断。他把头蒙得更紧些了，极力把自己与外面的那个世界隔绝。窗自被风吹开了后，便一直不停地吱呀摇摆。他无法麻痹自己，真的自我，之外的世界只是一场梦幻泡影。他愤怒地大吼一声，掀掉裹身的被子，赤脚下床，径直走向窗，把它牢牢关紧。冷风顿时遁入虚无。他蓦然发现自己不再颤抖了，内心的恐惧也化为静谧的安宁。

他点燃一支烟，坐在电脑前，打开它。

那篇敲了一半的《发错了的短信和一夜情》怎么也继续不下去，一想到明天就要交稿，更是心烦意乱，无从下指。也是奇怪，这篇稿



子从几年前一直构思到现在，总是不得善终。他灭了烟又续了一支，心想，看来又得换稿。此刻，他很想找个人聊天，仅仅聊天而已，因为他不想一个人呆着，即使有个人坐在对面一言不发地看着自己也行。自己只顾说，说累了，就倒头睡去，那个人依旧看着自己，一言不发。

他随便找了个QQ上跳动的头像聊了起来，却总答不对自己的名字。他本可以在聊天记录里找出自己的名字，但他情愿尝试恢复某种记忆。

陈冲？庄文？Pony？杨小光……

QQ里的女孩逗笑道：“其实我也没记住你的名字，随便一个啦。”

他暗暗一笑，回忆起一个并不真实的自我多么可笑。

他敷衍了两句，便没了兴趣和自诩芳龄十八的可爱女孩聊天。他同样也记不起她的名字，在哪个午夜里曾和她寂寞地相遇。他把她从好友里删除，连同所有不能清晰记起和确定的好友。顿时，QQ里空了很多，他觉得自己的心也随之空了起来。

他灭了烟又续了一支。

他把玩着手机，在发件夹里寻找着什么。

当什么也找不到时，他才了然自己在找那条发错的短信。

删了，就意味着一切都不曾发生。

那不过是一个游戏，他不是不明白。

今夜，庄子文的反常是有缘由的，因为一个香囊的出现，因为那一幕幕纠缠的幻影，让他开始无法判断自己。

砰，砰，砰……这敲门声来得突兀。

庄子文一个激灵，定下神来，惶惶地走向门口。他把手放在门把上踌躇不决，听着这急促的敲门声，揣度着门外是谁在深夜里到访。他弯下身子透过猫眼窥视着屋外，见是递给他香囊的女孩，只是着装与发型又变回初见时的模样。他背对门，喘着粗气，抚着心口暗想，

这女孩如此频繁变颜，究竟是谁？真如她所说，只是古董店的一个小掌柜，帮助有年头的物件寻觅有缘人？此刻，他并不能确定她是谁，缘于她带给自己的香囊。

“她是我的妹妹，我是她的姐姐。”话音从正面传来，庄子文惊愕地抬头看去，见那女孩又变得长发飘飘，素衣清雅，正站在面前朝他莞尔微笑。他木然地转过身子，弯下，透过猫眼朝外窥视，那活力逼人的短发女孩也恰时凑近猫眼，妩媚一笑。他脑海里顿时一片空白，眼睁睁地看着长发女子推开自己的身体，开了门，唤了声“妹妹进来”。

“我叫白月，是姐姐。”

“我叫红云，是妹妹。”

躺在沙发上的庄子文一点点清醒过来，确定眼前两个一模一样但外形气质截然不同的女孩是孪生姐妹，而非骇人的分身幻影。

“你是怎么进来的？！”庄子文腾地起身，朝后缩去。

“这世界对我有如无人之境。”白月眼神一垂说，“重要的是，我们知道你遇到了麻烦。”

“我已经把香囊还给你们了，放过我吧！”

“不是我们为难你，而是香囊的主人。”

“那香囊主人是谁？”庄子文一脸狐疑。

“是索你前世之怨的厉鬼！”红云抢声说道。

“厉鬼……”只见庄子文面如死灰地嘟囔着，又昏厥过去。白月无奈地瞥着红云，红云一脸鬼笑，白月也忍不住捂嘴笑了。

“你们究竟是谁？”庄子文并不能完全理解她们对自己身份的解

释，但这两日来发生的一些事情，绝非用幻觉解释得了的，世界仿佛处在颠倒的前夜。

“我们是谁不重要，但你得明白，你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并非孤立，



时空无维，不仅可以平行，甚至交错。所以，当你看见一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，并非不真实，而是某种内因引导你们发生了联系。”白月顿了顿，接着说，“譬如索你前世之怨的厉鬼，只是一股不灭的精神力量，不愿轮回沉淀为新的物质。”

“鬼？只是一股精神力量？”

“是的，也就是人们所谓的魂。自佛祖的最初一念，世界便无始无终，精神与物质在一轮轮的平衡转换中维系了永恒。我们每个人都不过是这无穷转换过程中的一个过客，无非长短。一旦某个人的精神力量过于强大，超越了肉体的局限，就会化身为鬼，除非这股力量消殆，重返时间与物质的轮回。”

“呵呵……”庄子文冷笑着，瞥了一眼窗外阑珊霓虹，如何相信这新版《聊斋》般的说辞。

“你的反应很正常。”白月说罢，一拂茶几，半边茶几顿时虚无。

“这……是魔术！”庄子文错愕道。

“就科学解释而言，这张茶几也是虚空。茶几是木头做的，木头由分子构成，分子由原子构成，原子由原子核和电子构成，而原子核只是原子的十万分之一，除了几个围绕的电子外，原子基本虚空。更不用说这原子核又是由质子、中子构成，又是一层虚空。我们之所以感觉到它的存在以及颜色、气味等信息，是因电子不同排列组合的原因。这实然就是内在的精神力量，当我消去它内在的精神，便注定灰飞烟灭。”白月松开紧握的掌心，只见一个绿茸茸的小精灵伸着懒腰。

“看见了吗？这股精神无法进行物质轮回便成了这个模样，你可以称它为树妖、树精什么的。”白月一拂手，这半边茶几又立现在了眼前。

“记住，这并非魔术。”

此刻，庄子文霍然觉得身处的这个世界陌生起来，连同他本人自己，都不过是一片虚无中的微尘。

白月从口袋里掏出香囊说：“而现在，这个香囊的主人要用你的

心口之血染红世间的每一朵桃花。”

庄子文惊慌失措地推搡着香囊，骇声说道：“有鬼！”

白月收起香囊说：“看来你果真是那女鬼所等之人，否则这香囊不会对你起作用，仅仅是一个有年头的香囊而已。”

红云补充说：“只有某种内在的联系，人鬼两个时空的信息才能相互所见。就如这满屋子里都是鬼魂，你所不见是因为你和他们没有内因。瞧，有个老婆婆正摸你白皙的小脸蛋呢！”

庄子文吓得尖叫一声，弹坐起来。红云咯咯大笑。白月安抚了庄子文，嗔怪红云又胡言乱语恶作剧。红云撒娇辩解道：“已然告诉庄子文鬼是什么东西，还是这么慌乱，倘若鬼真来了，他如何有心智应付？我这是锻炼他罢了。”

庄子文缓下神来，疑问道：“我和这鬼究竟有何怨结？”

白月说：“你通过这香囊看见了什么？领悟了什么？如此才能缕析前因，化解厉鬼的戾气，使你免受伤害。”

庄子文双手捂脸，重重叹了一口气，沉默少顷，低缓道来：“自那日赏花初看见枝头摇曳的香囊，冥冥中就有一种奇妙的感受，难以言语。而姑娘你的话语更是耐人寻味，这香囊的主人约定明日相见？可我无论如何也猜不透与香囊之间的关联。当我打开香囊看着鲜活的血红花瓣，奇怪而恐怖的事情发生了，眼前蓦然生出一棵桃树，枝头结满繁茂的粉花朵朵，清风阵阵，馨香四溢。诧异之际，却见每朵桃花都幻成一张张相同的笑脸，这一树无穷的笑脸对我妩媚，对我发问，问我识得她否？我木然回道，不认识。这一树笑脸骤然变得狰狞，挣脱枝头，将我密不透风地围裹，嘶嚎着，果真不记得了我！我的脑袋都要炸了，可我的确不曾有半点印象记得这粲若桃花的笑脸。”

红云说：“所以你在惊恐之下循着我留下的地址把香囊还了回来，把姐姐白月当做了我。”

庄子文说：“是的。可还了香囊并不因此一切了断，那无数质问

的笑脸随时猝不及防地涌现，在喧嚣的街头，在死寂的午夜……她们骤然狰狞着脸质问我为什么忘了她。”

红云说：“今日我和那女鬼一直等你，由于未见你的踪影，她已然蜕变为厉鬼，你是躲不掉了。”

白月说：“真是奇怪，为何你会记不起她了？”

庄子文说：“为什么我一定得认识她？”

白月说：“倘若你们前尘没有缘由，这厉鬼是不会缠绕你的，你同样也看不见她，纵然近在咫尺，也是阴阳相隔。”说罢，她打开手中香囊，鲜活的血红花瓣再度枯萎化灰，少顷，隐埋其间的桃核透出光亮来，愈来愈大，直至如拳头般大小透明的水晶，倚在桃树下的枯槁女子显现。“庄子文，再想想，可否记起这球中的女子？”

庄子文好生端详一番说：“她就是那一树或粲然或狰狞的脸，而她到底是谁，我真无记忆！”

白月眉头一蹙，思虑甚浓地说：“真是桩难解的差事。”

红云也百思不得其解，自顾自小声嘟哝着：“这其中缘由只有厉鬼来解了。”

庄子文不由浑身一颤，为这莫名其妙的厉鬼缠身。

白月宽解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们姐妹俩会保护你的。”

话音刚落，只见阴风骤起，灯火忽明忽灭。

红云大喝一声：“不好！”

那长发竖起、面目狰狞、张牙舞爪的女鬼旋即现身，凄厉说道：“就凭你们姐妹俩也想阻止我的复仇吗！哈哈……”

白月将庄子文掩到身后，质问道：“你和这男子到底有何前尘瓜葛，非置他于死地不可？”

女鬼怅然自语：“他给了我爱，却没有给我幸福，这难道不是一个女人莫大的痛苦吗？”旋即，女鬼怒然，朝庄子文直扑过来，同时吼道：“我誓要用你的心口之血染红世间的每一朵桃花！”